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冯杰散文

田园书

冯杰
著

这是作者关于田间大地写作的一部分，对自然的敬畏，对大地的感恩，对文化的钟情。

作者用简朴质感的文字，融意象与述说，汇注释与阐述，赋予文字性灵，以久违的文人情怀，涉笔成趣，再现乡土本真，返回翰墨书香，集记忆想象细节元素，构筑建立一方属于自己的纸上乡土文学世界。

河南文艺出版社



花大姐

我们小时候称瓢虫为花大姐，后来才知道它叫瓢虫，是益虫。现在它已经很少见了，只有在农村的墙角处，偶尔还能看到它的身影。

冯杰



冯杰散文

田园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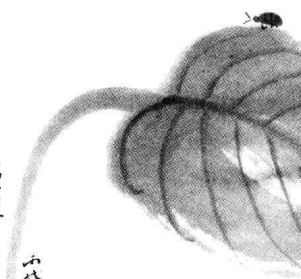
冯杰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冯杰著 冯保

花大姐

我们小时候称瓢虫为花大姐。后来我房前屋后温庭筠的
的叶子王叔宝不写音步韵排也今时是写瓢虫的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园书:冯杰散文/冯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80765-661-6

I. ①田… II. ①冯…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728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 - 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20
印 张 12.5
字 数 239 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1. 九片之瓦
7. 器皿记
13. 在纸上飞行
19. 树知道自己的一天
24. 一把碎银
29. 瓜谱及一地瓜子般的碎语
38. 蟋蟀手记
42. 中药房
48. 对草的另一种阐释
51. 树志拾遗
61. 乡村黑白
66. 中国麻雀现代通史
71. 看我姥姥在乡村淋醋
75. 惘然录
83. 母亲常制的九种面食
89. 素色·土布织就的民谣
93. 另类河流
102. 对北中原一匹马的描述
107. 两个人的铁铺
110. 关于驴的一些家什
117. 月光转身而去
120. 离星子三尺高的地方
124. 虱说新语
128. 麦田守望者
132. 亲爱的猪头,肉
136. 面酱,必须抹到窝头之上
140. 乡村屠宰场
147. 乡村配种站
151. 乡村晚自习·手艺
155. 刺猬皮之歌
159. 会大于集·记录一种景象

- 172. 一张 1975 年的报表
- 179. 版画上的节日
- 184. 讲土语的酒
- 189. 游走的铁器
- 195. 有花可吃
- 198. 中原册页
- 214. 豆类魔幻
- 219. 玉米纲目
- 226. 红薯的人道主义
- 231. 纸说,看到红
- 235. 沧浪之水清兮濯我萝卜缨
- 239. 棉,穿在身上的花
- 244. 木心

九片之瓦

第一片 瓦脸

乡村的瓦大多呈蓝色,那种蓝不是天蓝也不是海蓝,是近似土蓝;我们乡下有个词,说得准确——“瓦蓝”。这词只属于瓦的专利。

在我的印象里,瓦是童年的底片,能冲洗出乡村旧事。

瓦更像是乡村房子披在身上的一面带羽的蓑衣,在苍茫乡村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雨的清气里飘浮。若在雨日来临时刻,瓦会更显出自己独到的神韵与魅力。雨来了,那一颗颗大雨珠子,落在片片房屋的羽毛上,胆子大的会跳起,多情的会悄悄滋润到瓦缝;最后才开始从这面蓑衣上滑落,从屋脊上,再过渡到屋檐。浩浩荡荡穿越雨瓦的通道,下去,回归大地,从而完成一方方瓦存在的全部意义,写就《乡村瓦史》在这一个时节的断代史。

瓦有对称之美,任何人看到乡村的瓦,都会想到一个词,叫“鳞次栉比”,如观黄河的鱼鳞与母亲的梳篦。这种珍爱乡土的感觉在不远的将来可能都要消逝掉。

瓦的骨子里是集体主义者,它们总是紧紧地扣着,肩并肩,再冻再冷也不松手,在冬天它们能感到彼此的体温,像肌肤相亲的爱人,贴得密不透风,团结在月亮缓缓上升的乡村里。

瓦更是一种乡村的坚守。在瓦的记忆里,所有的飞鸟都是浪子与过客,都是浮云与苍狗。

瓦上唯一的风景只有一种,那就是“瓦松”,我们那里叫“蓝瓦

精”。这称呼多气派啊！那些一棵棵站在瓦上的小小生灵，因为听风观雨的缘故，已经一位位聪明成精了。

且慢，它们还是“乡间郎中”呢。在乡村药谱上如是说：瓦松，清热解毒，又名天蓬草、瓦莲草、向天草。我小时候得过恶性疟疾，久不见愈，姥姥就从旧屋顶上采到几棵瓦松，炖汁连服，止住了。

小时候我常在梦里想到，那些瓦松站在我外祖母的屋脊上，跷着脚丫，夜半在我不知不觉时刻，正一颗颗摘星呢，让那一柄北斗七星的长勺低低地垂落下来，一如在汲瓦松上一颗颗透清的露珠。

终于，一不小心，有两颗最大的掉下来，缓缓地，落在我的眼角。

第二片 瓦的籍贯

当它还没有走上屋顶时，生命里的“籍贯”一栏早就填上了，是两个粗拙的字，叫“乡村”，像一个孩子或老人用颤巍的笔所写。

籍贯属于乡村的瓦有一天走进城市，它晕头转向，无所事事，毫无用途。城市里的幻影夜色与镭射霓虹拒绝它。宁为玉碎也得宁为瓦碎，在城市没有完整的话题，所有完整的东西来到城市，都将被毫不留情地一一破碎，这里也包括情感。

对瓦的引申常常让我伤感不已。在城市里，瓦会像我一样发慌，它一定怀念哪怕是当年乡村瓦上的一株达不到高度的草。

有一片瓦迷路了。被开往城市里的一辆大卡车用于铺垫上面的器物，最后被拉向城市，当它完成自己的使命时又被远远地抛弃在公路边。城市人就爱过河拆桥，瓦看看身上籍贯一栏，早已被风的手擦模糊了。

终于，一个小孩子弯腰拾起那片瓦，在河上打起一串水漂。一、二、三、四，瓦落到对岸，被污水淋湿的瓦上岸后，看看身上籍贯一栏的痕迹被洗得干干净净。瓦无家可归，瓦像滞留在城市的乡下人，破损与伤害，从此再也找不到回家之路。

第三片 瓦的方言

在乡村，每一种草与生灵都讲自己的方言。瓦也有瓦的方言。像人对待方言的态度一样，瓦对方言刻骨铭心而又无药可救。

人怎么能懂瓦呢？你只有在雨夜，才能听到房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语言，像鱼群一样游过，不时荡起唼喋之声，那不是鱼或鸟的唼喋，而是方言的唼喋，尽管你一句也听不懂，可你能感觉到那是大地上高过草叶高过树木的语言。那些语言随着风，随着雨意，随着弧线，随着姿势，向夜空上升。

在北中原黄河故道，挖河时曾在深达五米的地段，挖掘出一座汉代瓦屋顶，还有夯土墙、房基、筒瓦、板瓦，未来得及使用的瓦。黄河不规则的流动，让那些瓦屋顶明显移位和错位。

我骤然一震，瓦都是一方方干裂的嘴巴，想说什么？讲历史吗？欲言还休。

多少年里，那些瓦们在与黄河水进行交谈，在鸡啼里，在掌灯时分，它们用北中原方言，用今天仍然流动的方言，叙说或耳语。河流停止了，那些瓦有一日忽然沉默。哑巴般的瓦，把那么多日日夜夜该讲的语言都在沙里折叠起来，语言的水分被蒸发晒干，瓦只能在心里自言自语。它说，它还说。

瓦今天露出嘴巴，可是这些瓦都不会说话了，语言生锈，瓦只会像瓦一样，咧着幽深的嘴。

这就是那些操方言的瓦啊，我看到的是一排排瓦民，背过身去，给我另一种褐青色的背影，那种褐青色的语言，让我对瓦进行一次猜谜，却永远猜不透。

第四片 蓝瓦

蓝瓦属于蓝领阶层。乡村所有的瓦都属于平民，带着平民的色彩，平民的气息。

能在乡村看到过蓝色荷花，那就算看到乡村之瓦。乡村蓝瓦就是乡村蓝色荷花，在寥廓透明空间尽情舒展。只有乡村诗人才去给予蓝瓦如此高密度的意象，让人阅读乡村瓦时才透不过气来。

蓝瓦常常忆起它的表妹——那该叫“蓝印花布”吧，由蓝靛再过渡到靛青，青花瓷，黛青，都是蓝瓦的近亲。还有板蓝根，蓝花花……这么多蓝亲戚竟都在同一个村里相安融洽生活着，查一查，都蓝了三百多年。

面对着现代信息的涌来，乡村静谧的池塘也会骤然生起涟漪，蓝

瓦的堂兄堂妹们忍不住寂寞，都一一离乡出走，换了颜色，消失在村头蓝瓦温润的视线里。一眼的蓝，宛如残海。

第五片 红瓦

如果蓝瓦是珠联，璧合就一定是红瓦。

有红蓝相映，乡村的瓦们才显得“夫唱妇随”——尽管这是个旧得令人早不用的词汇，已化石般不时尚。

红瓦若经霜枫叶，上面印着斑鸠、鸽子这些乡民的霜印。竹叶般。在乡村新房前常有这种感觉。乡村还有个常用词，叫“蓝砖红瓦”，意思是这样才般配，是衡量典型小康人家的象征，如古人种竹的标准，如今人必有的电脑网恋。

初冬的红瓦煞是好看，红瓦饮过乡村的醪酒，一方方红着脸。落上暖雪，噗的一声，炽化了。

“一只红瓦出墙来”，美丽而惊心的意象。当然，这只是我伪造的宋诗。

第六片 如果瓦们都在天空飞翔

瓦群发一声喊，开始在雨丝里飞翔。

瓦们在天空飞翔，那该如此地童话呀，瓦在天上行走，如一方方的浪。如果瓦翻过身来，则像袖珍的舟子，踩着浪的脊。“软润”，我生造的词。

这是中国版的金童话。我敢说，只有中国人才去讲叙关于瓦的话题，作瓦的想象。那些瓦们只有在中国乡村的梦里才沙沙地飞翔。像飞翔的莲花，都一方方在雨中散开。起，或者落。

没有落下的瓦仍然向乡村的深处继续飞翔，去达到看不见的乡村的深度，那是乡村的心脏，飞翔的瓦就是瓦的绝版。我常常害怕有一天“一夜空城”。如瞬间对世界的态度。

第七片 无瓦的年代·小瓦大做

这是一个无瓦的年代。

无瓦的年代就是一个无遮掩无羞耻的年代，无瓦的年代是框架式的结构主义，只要柱子与形式。不要草木，不要婉约，不要简朴，不要含蓄，甚至不要人性中宝贵的“羞涩”。

可以玻璃、大理石、花岗岩。可以水泥四射、华灯降落。可以要一千双的鞋子尽管人生只需仅仅一双。可以清仓跳楼，购物治疗，看长达80项购货详细规则，可以让社会从物色的后期现代进入欲望无止的后现代。

可以不要一片小小的净瓦。尽管它拥有只掌之美，只有短短的一瓣荷大。

第八片 瓦痣

假设星子垂落在瓦上，敲打着瓦，那必是古铜的声音。像《诗经》里任意抽出的两句，造成瓦，落下来，碎了，碎成八个音。

美人一定要有黑痣，就像我的爱人，她说那是她携带的小房子。瓦自然也得有星子，落上就是瓦痣，就像故园的旧瓦，你仔细看，每一



片上都有一颗星痣。那是瓦上的房子。

还在童年时,就听外祖母说:如果一个星子落下,地上就有一个人不在。我知道那小星仿佛携带着一个小小的魂,冰一样冷手,缩在那块小石内,正急急地赶路,误过了驿站,误了相约,只专心去投身每一方瓦,有缘的,变成一颗瓦痣。

姥姥,如今你也去了,你是天上哪一颗星子?我怎么没听到敲瓦之声?

它悬着。永远都是我最后一颗泪。

第九片 瓦魂

当我的灵魂有一天回归大地,就请瓦在上面扣上小小的一方。有你瓦的余温,还有瓦的纹络,这一方故乡的小房子,泥与水组合的小房子,草气上飘摇的小房子,你罩着我。像谁夜半耳语:

“睡吧,孩子,这叫归乡。”

器皿记

它君临四界。

——史蒂文斯《坛子的轶事》

形而上的乡村器皿：罐

器皿与制造的材料有关。乡村全部器皿都是水和泥掺和上时间做成的。器皿在时光里破碎,组合,消失,凝固,再继续作另一圈轮回。器皿不是固体,器皿是液体,器皿的过程是流动的,如器在人间旅行。

记事时我恍如就是在乡村形色各异的罐子里穿行。那是一些上釉的和不上釉的器皿,它们如川剧变脸,面目不同,大小,有着不同的型号。质地分别为铜、铁、锡、陶。盛雪,盛月光,盛草香,还盛沉沉的叹息。乡村的器皿是乡村形状各异的胃,在消化时光。

在乡村日子流动的缝隙里,布满了打水的罐,装粮食的瓮,盛水的缸,盛酒的坛,和面的盆,盛饭的碗,还有惹是生非或借酒浇愁的小酒盅……

少年时代在乡村经历过这样一幕,晚秋的一天,我和村里一个孩子去邻村轧花生油,回来路上油罐摔碎了,油流一地,香气浓郁。那是全家一年的生活用油啊。我们害怕回去无法给大人交差,就脱下衣服,一边哭一边用衣裳在地上蘸油,以便回家再把油拧出来。贫朴的时代,油是映照生活面庞的亮色,器皿的碎片上却沾满少年的哀愁。

到我们村卖陶罐器皿的人一年四季赶着驴车缓缓而行,村里有几家窑场,烧制须用黏土。器皿原色,素面干净,不设花,无图案,坦坦荡

荡的。

我姥爷家有一方带耳朵黑罐，用于放烟草叶。他的烟草是自制的，为了节省，配方是掺一半烟草，另一半是碎桐叶，奢侈一些时就淋上芝麻油稍拌，在罐里焖两天之后烟叶就可抽用。咳嗽声里，烟草和乡村的日子一般苦涩。

还有一种叫甌的陶器。甌是对小菜坛子的称呼。姥爷说过，古人爱把自己著的书前写上“请某某大先生覆甌”，就是谦称自己的书无价值，只配盖菜坛子。

三十岁那年，我也出了一本诗集，学着古人也做文化状如此写道，以示卖弄。

村里一位大伯问我这是啥意思，我解释。后来，他真就给盖菜坛子。第二年咸菜全坏了。

器皿表情：药锅的愁容

传说铁锅熬药易有毒。乡村药锅都是沙锅质的。“打破沙锅——璺（问）到底”，这句乡村歇后语在今后电脑时代将被淘汰掉，因为背景消失，让人陌生不可理解。

想一想，昔日有许多方言和土语都曾在药锅里慢慢熬制，然后在大地上布满奇馨异香。

药锅不会家家都有，如果村子不大，一个村里共拥一只轮流借用。药锅会在纵横交错的小巷串门走户，谁家的门槛它都迈过，俨然是个沙质的郎中，是一部游动的《村庄药物志》，沙质版的“村志”啊。

锅可以多，但药锅不能多。药锅多了就象征一个村子阴气重，人丁不旺。在乡村里有偷锅的，有偷铜勺的，偷铁盆的，但再穷药锅是没人去偷的，晦气。因此经常可以在乡村看到用完的药锅孤寂地站在窗台上闲看风景，显得无所事事，仿佛瞌睡。它其实在等待着下一家窗棂里的咳嗽声。

药锅是乡村的愁容。药锅的面庞就是乡下人忧郁的面庞。

最后熬完的药渣不能随便倒掉，必须黎明无人时在乡村十字路口扔掉，让众人踩踏，病才能加快速度最后痊愈。这是药效之外的另一种药效。单方上不曾交代，秘而不宣。

也有吝啬不倒药渣的人家，我家斜对门有个三姥娘，家穷，觉得药

渣倒掉可惜，干脆磨成碎面最后吃下。其实药熬三遍之时已如熬干的人生了。

送锅时有一种讲究，还人家药锅是不许送空锅的，送空锅是想把病给别人送去。有象征的嫌疑。约定成俗，最好空锅里放一把粮食，盐，枣子诸物，即可破解。这也是连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没有交代的。

母亲教我使用沙锅熬药的方法，提前先用凉水将药泡好，从黄昏开始，用文火。药熬好了，滗出药汤。晚上喝一次，第二天加温即可服。早晚两次。

给母亲端药时，用一方包药的草纸轻轻遮着药碗，压根筷子，是怕夜空落下晚秋露水，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小厨房踱到堂屋。

三米长的距离，三米长的草药之香，竟漫长如一生。

器皿空盛草香：马瓢

与牲口有关的器皿叫马瓢，马桶。这样的器皿满时盛水，空时盛嚼草之声。

舀水的马瓢分两种。铁马瓢和葫芦瓢。前者手工，后者天然。葫芦的一分为二，就叫瓢。夫妻的一分为二又叫离婚。瓢是乡村的天然器皿。铁马瓢则耐磨，主要是喂牲口时使用。铁马瓢后面有一个弯把，可以挂在缸沿。人们有时外出长途运货，为途中更好取水，除了带上饲料布袋子，还要在驴背上挂一副黑面庞的铁马瓢，就像将军出征前必须挎上一把上好的腰刀。

乡村里骂人，有时会说“你用马瓢饮水”。千万别以为这是夸你肚大海量，那是骂你是一匹大牲口，驴的样子。

姥爷在乡村告诉我，夏天收工，刚打出的井水绝对不能让马饮，那样能伤着马胃。得迟缓一下，再用马瓢盛舀，水面撒上秫秸段。有一年晚夏，一个饑年逃荒的女人路过我们村那间马厩，又渴又饿，饲养员叫银根，被称为一棍打不出个响屁，他刚刚打满一缸井水，那女人就拿起一把马瓢急急要饮，银根连忙往马瓢里撒一把喂马的麸皮。

那女人只好闭住气慢慢喝。银根是怕“炸胃”。

后来知道是黄河对岸逃荒的一个寡妇，要投奔道口一家远门亲戚。银根看到有机可乘，就从中自我撮合。女人从一把铁马瓢混浊的倒影里看到这男人心眼好，踏实，干脆就留下过日子了。

村里人都说：是一把马瓢舀来个媳妇。

多年后，我该喊舅的这位当年老光棍暮年垂垂，谈起来昔日那一把铁马瓢的传奇，还草香犹存。女人后来说是“反革命分子”，上吊死了。乡村每一方器皿都盛着不同的故事，轻重不一。我就推测那天情景里一定有这样的经典镜头，在乡村发黄的旧事里回放：

“叮咣”一声，一把铁马瓢扔进水缸。干草乱了。马厩归于平静。马嚼草料的声音又响。



在冬夜：流动的锡器

五斤好锡就可打一方煊壶。就是说，五斤锡可以让一个人在北中原度过乡村全部的冬夜。

在乡村器皿中，煊壶是乡村的暖具，拥有一方煊壶就是拥有温暖。但煊壶并不十分重要，可有可无，不像铁锅那样必须家家拥有。煊壶是根据家境而言，家境不好冬夜只烧一块土坯亦可取暖。我记得童年，睡前姥爷怕我冷，就将被子叠个筒状，点燃豆秸烤一下，就趁机钻到里面。美梦才是一方最好的乡村器皿，映着一泊温暖的童年。

锡是乡村最柔韧的金属，我牙咬过，落下牙痕。它和陶器不一样，无论如何失手摔打，煊壶也不会碎落，锡是可以犯错误的金属。我想，

锡属于金属里的太极,以柔化刚。我小时候与锡的距离最近,那时牙膏皮都是锡的,我在村镇里捡拾牙膏皮。锡的沸点低,在铜勺里将牙膏皮熔化,再倒成锡锭,最后等待那一个异乡的“点锡匠”到来。

这是“一个人的冶锡工程”。等待里它让我知道,锡锭还可以在乡村的石板上写字,像铅笔。那些温暖的文字一个个都是在寒冷的小学散步啊。

我盼望的异乡锡匠终于来了,锡匠一年光顾一次。老头子今年带着一少年,这是父子俩。在十字街口,我看到锡匠的货台子上摆满锡片、松香。那锡少年在一边呼嗒呼嗒拉风箱。老锡匠在打造锡酒壶、锡茶壶、锡煇壶。老锡匠把化锡的松香燃得滋滋作响。香气高过白发梢。

在北中原乡村口语系里,“煇壶”还是一个暧昧隐喻,是女性、阴性象征。老锡匠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别人说,你打了一辈子“煇壶”,咋也没给自己“打一把”?这是比喻。老锡匠嘿嘿笑过,埋头叹息,说:“他娘才去世五年。”于是点锡。松香弥漫,炉火映照少年脸庞。

几年过去,再不见点锡匠来我们村。村外传来消息:

少年锡匠早已长成一个后生,每晚夜间睡觉老是给他爹要“煇壶”,说脚冷。爹就打了一把,儿子还要煇壶,爹恍然,不是脚冷,而是心冷,该给儿子娶媳妇了。得找亲戚借钱去。

乡村点锡匠忙活一辈子也没给儿子娶来一房媳妇。后来,那后生喝锡死了。熔化的锡恍惚是暗夜月光。老锡匠也看到了惨淡的锡色。

形而下的器皿:夜壶

还有一种乡村不可缺少的器皿,是夜壶。

夜壶身世暧昧,从生活角度而言,它与油瓶一样重要。在乡村墙头上,总会站有一排面庞苍老的夜壶,平常日子里默默无闻,一旦有了风声,夜壶也会迎风而立,在风中呼呼作响,是乡村一道不可言说的风景。

夜壶不能歌颂,只可述说。因为夜壶的大众名字就是尿壶。

乡村夜壶从质地上分陶、瓷、铜、塑料,一般用前两种多。我在博物院看过一个“夜壶收藏展”,从汉到清。千奇百状,可谓百壶竞放,百壶争鸣。竟还有素洁的白玉壶,典雅的青花瓷。我还在资料上知道洪秀全用的竟是金夜壶,一种权威象征,一定沉重且不轻便,这真有点为难了秀全。这些壶与我离得都很远,我只说乡村陶质夜壶。

我们村里的老黑爷与夜壶有缘。他读书多,当年在傅作义手下当兵。老黑爷是溃退时从北平青楼里领来的媳妇,两口一吵架媳妇就说他是一把“夜壶”。夜壶在北中原乡村是专门骂男人的,相当于现在港台骂的“马子”。

我记得他有两则与夜壶有关的话题。

老黑爱喝酒,喝穷了,就喝那种用红薯干做的劣酒,他经常对着酒瓶喝,品一口就急急藏在床下,有人知道后盗走喝完,再兑水放下。后来他怕别人再偷喝,就自作聪明地把酒装到一把刚买的新夜壶里。这样平稳一段时间。有人知道秘密,后来给老黑爷的夜壶里真酒喝完,又尿一泡。老黑后来觉得蹊跷,领悟道:夜壶终是夜壶,夜壶再新,也不能盛酒。

在“刮共产风”的大炼钢铁时代,村里锅盆铲勺都被工作队收缴,老黑饿得半死,找到一把粮食就在家偷偷煮饭,锅被收走,他急中生智,就支起一把夜壶煮,尽管刷得干干净净,后来想起那米饭思想里还有股异味。饥荒时代,尊严不在,生存第一。

乡村的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寒冷,夜间能拥有一把夜壶,就是在被子里安置的一方暖炉。

我少年时恶作剧,曾以夜壶为道具,有过在壶底钻孔或在里装蛤蟆的“夜壶逸事。”

我一向喜欢把无聊的事也扯到学问上,听一个收藏家说,夜壶最早发明者是受汉高祖刘邦“以儒生之冠当溺器”启发而成。我不同意夜壶这一起源说,我认为,夜壶早于皇帝,夜壶成名一定比皇帝成名要早,先有夜壶,后才有皇帝,皇帝绝对排名夜壶之后。夜壶最大特点是造得再好,上面也不能落款,我还没听说谁在上面题上“雅正”和“惠存”的。再好的夜壶只能甘当无名氏,锦衣夜行,这和造茶壶名家天壤之别。夜壶浅浅,淹没几多大师。

有一次,我在郑州一家文物收藏店,看到大堂的红木博古架上放一把铜夜壶。我笑。

店主急忙说:“那可是明代的虎子,真品。”

他告诉我,夜壶古称“虎子”。

我说,这雅称我知道。我是笑“虎子”两边挂的那副对联,那我不知道。联是好联,是伊秉绶写的隶书——“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